

2025/08/09

星期六

乙巳年 闰六月十六

# 老年日报

中国百强畅销报刊

年长者的精神家园

北京、广州、哈尔滨、西安、南京、济南、郑州、石家庄同步印刷

总9515期 今日8版

生活  
SHENGHUOZHOUKAN  
周刊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  
CN23-0018  
邮发代号:13-18

“共享后代”扮演临时儿女——

## “白社会”保镖为老人撑腰

33岁的阿凯身高1.8米，体重240斤，练过三年散打，只读到初二。他右肩文着护肩龙，腿上还盘着火麒麟、钟馗。阿凯此前做过放贷催收的工作，在外人眼里像个“黑社会”角色，但现在，阿凯成了“白社会”中的一员，专门给陷入困境的老人撑腰。

此前，“白社会”曾因保护单身或被家暴女性的安全而被网友赐名。如今，他们的业务范围扩大到老人群体，一些老人或

家属主动联系上他们，希望帮老人找回一份底气和安全感。

31岁的阿灿做保镖已有9年，其中服务老人的订单持续了5年。他的业务里，老年客户的订单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。在阿凯看来，他们为老人撑腰，更像是一种社会关系外包，“把本该子女干的活，外包给了临时保镖”。在老龄化和家庭疏离的现实下，这或许是老人最后的体面。

以下是阿凯的自述：

### “太好了，是共享后代”

我叫阿凯，今年33岁，辽宁大连人。我之前是做放贷、收贷的，做了八年。后来又转行做了四年的小生意。

几个月前，我开始做“白社会”。之所以做这个，是因为去年我一个兄弟的母亲失联了，当时我和蓝天救援队的人一起找了三四天，最后人是找到了，但不幸离世了。

从那天起，我就想做点公益的事，觉得那种无私奉献的劲儿特别打动我。我慢慢开始参与一些公益，比如社区帮忙、看望老人。直到今年3、4月份，我才开始做临时保镖，其实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件事。我们团队有9个人，都是临时保镖，有的是特警，有的是退伍军人，我现在的本职工作是做露营场地租赁。

做临时保镖后，我共接过4单照顾老人的活儿，并把其中一单做成视频发了出来。视频发出后，评论区有很多年轻人说“太好了，是共享后代，我们有救了”“你们

一定要做大做强，等我老了也找你们”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像我们90后，未来丁克的人会更多。

我觉得，这些老人之所以要保镖来假扮他们的子女、亲戚，其实就是孤独，甚至连诉苦的人都没有。这种孤独，在我们身边就能看到太多，很多子女连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，别说去照顾老人了。在养老院的老人，要么子女在国外，要么子女去世了，要么因为分房或老人偏心，子女压根就不管了，这种人特别多。

在我看来，这些老人最需要的其实就是陪伴，不管他们是住在家里还是养老院。我们提供的其实就是情绪价值，给老人撑撑腰，但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存在补上了老人的情绪缺口，我们只能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。

### “让邻居知道，老人有人照看”

我的第一单是个75岁的老太太。她的儿子很早就因为车祸去世，老伴也离世了。

是老太太的妹妹通过视

频号找到我们的，这位妹妹希望我们能去看望她姐姐，给她撑撑腰，意思是让邻居看看，有人探望这个孤寡老人。她妹妹说，老太太不太爱和人沟通，与邻居的关系也不是特别融洽，有时邻居在背后议论点什么，老太太听见了心里更不舒服。她担心姐姐会感到孤单，也怕邻居会冷眼看她。这位妹妹的腿脚有问题，行动不太方便，没办法经常去看望姐姐。

我们的任务也简单，就是每周不定期去看她，陪她出门走走，给她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支持。像这种长期、不定时的陪护，费用是没有固定标准的，基本上是根据陪护时长来算。像这一单，我做了三个月，总共收了七千多块钱。因为照顾老太太不像催收那种有较高危险性的工作，所以收她们的费用不能太高。

我们去看老人的时候，不会空手去，通常会带一些老人喜欢吃的东西，与平时我们看望自家的老人差不多。

我记得第一次去看这位老太太的时候，她的状态不太好，不爱说话，也不沟通。我把来意跟她说清楚，告诉她我是来干什么的，我跟她是什么关系，对外怎么称呼等。

那次去，我们俩是一起出门的，我必须陪她一块儿出去买菜。因为我们目的很明确，第一就是让她邻居知道我的存在；第二是让她心里能有点安全感。买菜回来后又在她家待了两三个小时。

第二次去，中间就隔了



三天。那时候我们想把前期的频率故意安排得勤一点，营造出我就住在老人家里的感觉。其实就是想让邻居知道，这个老人是有人照看的，甚至有人陪着生活。

第二次去的时候，老太太明显不一样了，她主动跟我打招呼，也愿意聊天了。她在跟我模仿邻居怎么问话的时候，我能明显感觉到她很“展洋”，就是很骄傲的意思。那一刻我心里可高兴了，有一种成就感，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觉得这个事是值得的。

### 在养老院里“撑腰”

我还有个客户是位六十多岁的老头，老伴去世了，三十多年前因工伤致腿部残疾，身边有个五十多岁的住家女护工。这个单子是他弟弟联系我们的，大概意思是护工欺负他哥哥，希望我们去看看，起到陪伴和震慑的作用。

如果我没记错，这个老头我已经去看过十次以上了，是目前看的次数最多的一个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看了一下老头身上有没有异常的情况，如果真遇上护工动手的情况，我们也会直接报警。

那个护工多少有点“不听劝”，比如老头要吃红烧肉，但护工就按自己的想法来，给你炒个素菜就完事了。她就像机器人似的，到点做饭，其余时间就坐在沙发上刷手机，也不陪老头聊聊天。

为了震慑护工，我也会“秀一下肌肉”，装作“社会人”的样子，也会指桑骂槐，问老爷子，“邻居有没有欺负你？要是有人欺负你，我去跟他理论理论。”这么着，让这个护工听一听，咱们也不

是善茬，也不是说没人给这个老头撑腰。

还有一位客户是八十多岁的丁克老太太，住在养老院，下床都不怎么方便。是老太太的亲戚联系我们的，诉求也是为了震慑同住的另两位老太太，老太太因为丁克身份被同住的人欺负了。

接到任务后，我就以老太太外甥的身份去了。去了以后了解到，三个老太太在房间里“分帮分派”，说白了就是另外俩老太太一伙，把这个老太太孤立了。

我们去了几次之后，也以家属的身份与养老院沟通，最后带头孤立挑事的老太太被调离了房间，三人间变成了两人间。

留下的那个老太太被我们“策反”了。比如我给这个老太太买奶的时候，也分一点给那个老太太，再对她说寒暄，把俩人的关系搞热乎点，都哄高兴了，俩人再一起抱个膀，是好姐妹就完事了。

有时候，与老人的沟通其实和要账都是一样的，必要时也唱黑白脸。要是遇到老人对我们产生了情感上的依赖，我觉得我会继续维护这份感情，而不是拿钱办完事就六亲不认地离开。

网友管我们叫“白社会”，在我看来，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多帮助弱势群体，比如被家暴的女性，被霸凌的学生，被欺负的老人。对于我来说，我以后更想深耕老年人这个领域，因为它带给我的成就感是最强的，内心也得到了满足，感觉像在积德。我有一个4岁的孩子，对于孩子来说，爸爸也能挺起胸脯做人了。 陈佳慧



阿凯(左)与同事在养老院看望老人。



阿凯(右)在养老院看望丁克老人。